

两只小孔雀

北京人民出版社



两 只 小 孔 雀

儿 童 文 学

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选编了四篇反映阶级斗争的短篇小说。

这些作品反映了少年儿童在祖国云南边疆的山寨里、内蒙国境线的密林中、西沙海防前线的海岛、北方山区的瓜园里同公开的和暗藏的阶级敌人斗争的生活。塑造了岩拉、特古斯、海勇、猛子等机智、勇敢，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的少年儿童英雄形象。

这些作品故事性强，语言流畅，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地方特点。适合少年儿童阅读，也适于给学龄前儿童朗读。

两 只 小 孔 雀

儿 童 文 学

*

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.625印张 47,000字

1975年6月第1版 197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

书号：10071·125 定价：0.17元

目 录

两只小孔雀	安 定 (1)
草原上的小雄鹰	蔺鸿儒 (21)
小海勇和他的爷爷	郭民新 (40)
猛 子	陈昌本 (58)

两只小孔雀

安 定



在南宛江畔的弄秀寨前面有一棵大青树，树上垂着藤蔓似的须根，须根一着地，又发出新的枝叶来，年代久远，枝桠交错，竟分不出哪是原来的主干了，就象是无数柱子撑起的一个绿色大天棚。

平时，树底下热闹极了，寨子里的大事，全在这儿商量。可是这会儿，社员们还没有收工回来，只有树桠桠上，坐着两个孩子，正伸着脖，往孟腊山上张望呢。

坐在高处的是岩拉，他象春天的笋芽芽，一个劲地窜着长个，十二岁的年纪，个子真不算矮。在学校，他是红小兵班长，三好学生。边疆的民兵，人人有一杆枪，岩拉羡慕极了，于是，他削了一把小竹标别在腰带上，走起路来，竹标上的红缨一甩一甩的，也挺威武。骑在树杈上那个圆脸上挂着酒窝的孩子，是岩拉的弟弟小胖，他象个小牛犊，一刻也闲不住。每天放学回家，小哥俩都要爬上大青树，对着孟腊山腰，看上好一阵。

山腰间，攀枝花开得最艳的地方，有一条石块拼成的大标语，每个字足有一人高。标语上写的是：当代愚公志顶天，劈山引水建电站。就在标语下面，骑兵连支农小分队的解放军叔叔，正和寨子里的社员一起，引来山顶的清泉水，修建一座军民团结电站呢。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，弄秀生产队修建的第七项大工程了！孩子们多盼望电站早点修成啊，听小分队李排长说，等修起电站，只要合上电闸，电灯亮了，广播响了，抽水机、碾米机都能滴溜溜地转起来了。

说起李排长，红小兵没有不喜欢他的。他还救过小胖的命呢。那回，小胖得了阑尾炎，亏得李排长骑着他的枣红马，抱着小胖，冒雨连夜赶到部队医院。医生们说，要是再晚上半个小时，那可就危险了。小

胖病好回到家，还常常和小伙伴们讲起，叔叔的战马跑得比闪电还要快。其实呀，当时小胖早就病得人事不知了。

坐在大青树上，可以望见悬崖上有几个战士正在打炮眼。岩拉眼尖，一下子认出那个用绳吊在半空的，正是李排长。看叔叔多勇敢，矫健的身躯就象在彩霞中上下飞舞。

正看得入神，树下响起一阵叮叮咚咚的牛铃声，岩坎爷爷赶着牛车，拉了一大车茅草走来了。

“爷爷，”岩拉喊：“你去哪儿啊？”

“给大军同志苦(shàn)工棚去。”爷爷捋着胡子，笑迷迷地回答。

听见爷爷的话，岩拉对弟弟说：“咱红小兵也应该给大军叔叔做点事……”说到这儿，他的黑眉毛突然打皱了。他想起，上次他们班的红小兵，想把叔叔放在地头的军装拿去洗，可是却被几个大姐姐先抢走了。小胖也挺委屈地说：“那回叔叔给战马盖马棚，队里要送竹子给大军，我也想去扛一根，可队长大叔不让我扛，还说：小娃娃家，一边要去。难道小娃娃就不兴拥军了吗？”

听小胖提起战马，岩拉大眼一眨，心里突然冒出一个主意，他说：“江边靠山脚那儿，草长得最好。咱

们去割马草，把大军叔叔的马喂得饱饱的，战马驮着叔叔去巡逻，不就跑得更快了吗？”

这主意多妙啊，小哥俩攀住树枝上的须根“哧溜”一下滑到地上；笑着、跳着，披着晚霞朝江边跑去。

夕阳斜照在南宛江上，无数金星在江面上跳跃。靠山脚，草长得又嫩又青，风吹来，掀起一轮轮绿波，你追我赶地向小哥俩涌来。岩拉从背筐里取出镰刀，对小胖说：“咱们一定要学习雷锋叔叔，待会儿把草悄悄送到马棚，不让大军知道送草的是谁。”小胖听了点点头：“对，大军叔叔为傣家做的好事，多得象天上的星星，看得清，数不清；咱们才做这么点事，有啥好声张的。”

小鸟吃饱了草籽，飞起来高高的；小哥儿俩能为大军叔叔作点事，心里甜滋滋的。岩拉割得快，镰刀上带着风声，银光一闪，一把青嫩的马草就倒在怀里了。小胖心急，东一把，西一把，几下子就钻进了深草丛。

太阳落下西山坡，岩拉已经割满一筐草；刚直腰，就听见小胖在草丛里大声欢呼起来。岩拉跑过去一看，好家伙，原来草丛里躺着两只大鸭蛋，真大得出奇，比普通的鸭蛋，足足大上一倍。岩拉蹲下身，小心翼翼地吧鸭蛋捧起来，好象捧着一件宝，这么大的

鸭蛋，怕是岩坎爷爷都没见过呢。

小胖乐得合不拢嘴，扯着哥哥的袖子说：“妈妈烧的蛋花汤顶好喝了，这两个大鸭蛋，拿回家让妈妈做给解放军叔叔们吃吧。”

岩拉歪着头，想了想说：“不，咱家的黑母鸡正抱蛋呢，还是把鸭蛋拿回去，孵成小鸭子，鸭子长大了又会下蛋，等到电站建成了，咱们提上满满一筐大鸭蛋去慰问解放军，保险连大人们也要羡慕呢。”小胖听了哥哥的主意，一蹦三尺高，小巴掌拍得呱呱响。

小哥俩抱着大鸭蛋，兴高采烈地往家走。走过仙人掌围着的水碓(duì)旁边，看见一个人拄把黑布伞，正咬牙切齿地盯着电站工地发呆呢，连春(chōng)着的米打泼了都没注意。这人叫眼镜蛇，解放前他是土司的大管家，欺压起穷人来，就象草丛里最毒的眼镜蛇：咬人一口，入骨三分，因此得了这个臭名。去年冬天一个大雾天，他还偷了队里的耕牛想外逃，被骑兵连巡逻的战士截了回来。爷爷常常告诉孩子们，别看他平时面带三分笑，其实是火烧的芭蕉——心不死。

见他那鬼样子，岩拉就喊：“嘿！瞧什么？小心碓锤砸破脑袋。”吓得眼镜蛇一哆嗦。他定了定神，见是岩拉兄弟俩抱着两个大鸭蛋过来了，绿豆眼、朝天鼻赶紧挤成一团，装出一副亲热相：“哎呀，小岩

拉，你们真是撞上好运气了，捡的鸭蛋个儿真大啊！”他盯着鸭蛋，忽然细长脖一伸，心里一沉：“嗯，这可不是普通的鸭蛋，这是……”他连忙把那把晴雨不离身的黑布伞往胳膊底下一夹，摸出荷包说：“哪儿捡来的蛋啊？卖给我吧，我出大价钱。”

“呸，谁要你的臭钱。”岩拉用手一挡，碰着伞把，哗啦一响，他警觉地盯住黑布伞看了一眼，眼镜蛇连忙后退几步。小胖气冲冲地说：“我们孵小鸭，下蛋送给解放军，你想要？做梦！”

眼镜蛇讨了一个没趣，只好让到一边，眼看着小哥俩抱着鸭蛋走远了，真是又气又恨，他从荷包里摸出一颗红豆子，塞进伞把上的一个小孔，狠狠地说：“走着瞧，咱们以后再算帐！”他站在那儿，呲着黄板牙，心里打起鬼主意。

二

从这天起，小哥俩每天都要到鸡窝前看上好几遍，心急火燎地盼着小鸭子快点出世。小胖走在路上，望着天上的流云，都会高兴地喊：“快看哪，看那白云，飘呀飘的，多象一群小鸭子在凫(fú)水呀！”

可是二十多天过去了，和大鸭蛋放在一起的鸡蛋都孵出了小鸡，两个大鸭蛋却纹丝不动。黑母鸡跳出

了草窝，带上它的鸡宝宝唧唧喳喳地找食去了。小胖生气了，批评黑母鸡：“光顾自己，一点风格也没有。”

岩拉是个细心的孩子，他拿起大鸭蛋，朝着阳光一照，哟，蛋壳里已经有了一团黑影，连忙把蛋揣在怀里，挺严肃地对仰着脸的小胖说：“咱们的鸭蛋特别大，孵二十天，时间怕不够呢。”小胖咬着手指想了想说：“我去隔壁玉娜姐姐家，把她的花母鸡抱来接着孵，准能把小鸭子孵出来。”

玉娜是岩拉班里的红小兵，可热心了。听小胖跑去一说，立刻捉上自家的花母鸡跑来了。花母鸡正想抱蛋呢，玉娜刚把它放进草窝，它就得意地咕咕着，用翅膀护住两个大鸭蛋，一动也不动。

每天，三个孩子割草回来，总要先去看看花母鸡，喂它吃上几粒米，喝上几口水，看看鸭蛋有什么动静。这天下午，三个孩子，又象往常一样，来到鸡窝前，探头往里一瞧，嘿，蛋壳裂开了，在花母鸡翅膀底下，偎着两只湿漉漉，嫩绿色的小鸭子。三个孩子脑袋紧紧靠在一起，惊奇得眼睛瞪得溜圆：多怪呀，天底下哪有尖嘴巴、绿羽毛的鸭子啊？

突然，孩子们背后传来一阵比乌鸦叫还难听的声音：“天啊，可不得了啦！”回头一瞧，竹篱梢上露出眼镜蛇尖尖的小脑袋。只见他两眼朝天，装出一副可怜

样：“怕是修电站的解放军炸断了龙脉，山神发怒了，才出了这样的怪鸟啊。”他指着两只“小鸭仔”凶狠地说：“这是两只带来灾难的鸟，快掐死，不然全村的鸡鸭都得闹瘟病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撑着那把黑布伞，想攀着篱笆爬进来。

小胖抬头看看天，太阳亮堂堂的，哪有什么山神哪？又看看岩拉，岩拉跳起来，指着眼镜蛇的鼻子，厉声喝道：“你抬出山神来，也吓不了人。我们就是要把你那‘龙脉’炸断，让泉水乖乖流出来给我们发电。”玉娜攥紧小拳头，嗓音清脆地说道：“谁破坏军民团结，决没好下场！”“对！”小胖也狠狠地瞪着眼镜蛇，虎里虎气地响应。

没想到这几个红小兵这么冲，眼镜蛇攀着篱笆，上也不是，下也不是。心一慌，仰脚朝天跌在地上。他好不容易爬了起来，想接着吓唬孩子们，一眼看见岩坎爷爷远远地走过来了，只好揉揉屁股，摸着那把黑布伞，贴着篱笆溜走了。

岩坎爷爷一走进院子，孩子们就迎上去，把两只绿绒毛、尖嘴巴的“小鸭仔”递给他看，爷爷架上老花镜，仔细端详了一阵，喜得胡子都翘起来了：“孩子们，你们知道吗？这就是傣家人心上顶顶珍贵的鸟——孔雀啊！”

“孔雀！”三个孩子乐得象三朵初绽的粉莲花，一起欢叫起来：“孔雀，孔雀，两只小孔雀！”

“可是眼镜蛇说，这是两只带来灾难的鸟。”尽管高兴，小胖还没忘记把“情况”报告给爷爷。

岩拉更是眼明心细，他记得有一回，李排长就是从一张外国卷烟纸上的线索，查出一个越境特务的。他拉拉衣角补充说：“我看见眼镜蛇一拐弯，从怀里摸出点什么塞进伞把了。这里面准有名堂。”

“真不愧是毛主席的红小兵，眼睛越来越亮了。”爷爷赞许地拍着岩拉的肩膀说：“我们军民团结建电站，这是社会主义新事物，阶级敌人恨得要命，千方百计要破坏啊。你们讲的情况很重要，晚上军民联防会上我们还要研究呢。”

岩坎爷爷坐在院里木瓜树下，轻轻抚摸着小孔雀嫩绿色的绒毛，胸中思绪万千，象一股长长的流水从心底涌出。他把孩子们搂在身边，激动地说：我先给你们唱一个傣家人最喜欢的歌。说着，爷爷弹起了他心爱的弦子，浑厚的歌声带着深沉的感情，就象那清悠悠的南宛江水，在青山翠竹中间缓缓地流……

“在太阳升起的山顶上，住着金色的孔雀，它一心把光明和温暖带给天下的受苦人。只要是乌云密布的地方，纵有千山万水，它也能飞去。金孔雀舞起美

丽的翅膀，万把金箭会把乌云射成碎片；金孔雀抖动头顶上的翎羽，金谷银棉会把绿色的坝子铺满；金孔雀要是张开它绚烂的彩屏啊，就象从天上撒下无数耀眼的星星，人们的日子就过得象天堂一样美。”

爷爷的歌声给孩子们展示了一幅最动人的画卷，三个孩子听得入了神。

爷爷放下了弦子，望着孩子们问道：“你们知道吗，为什么我们傣家人最喜欢这支金孔雀的歌？”

“知道，知道，因为傣家人心里的金孔雀就是亲人解放军！”三个孩子齐声回答。

“对！今天我就来给你们讲讲这孔雀的故事。

“在二十多年以前，我曾经养过一只孔雀，那孔雀可爱极了。每天天刚亮，我和乡亲们去给土司干活的时候，孔雀总要站在院子里，迎着东方初升的太阳，张开美丽的彩屏，跳舞给大家看。那翡翠般的羽毛，在阳光下变幻着五颜六色的光彩，在那比苦子果还苦十分的年月里，这孔雀给了我们穷人带来了一点欢乐。大家自豪地说：老土司养了那么多鸟，也比不上咱穷人的孔雀身上一根毛。

“这话渐渐传到眼镜蛇耳朵里，他那毒心眼一盘算，觉得这是一个巴结土司的好机会。那天早上，乡亲们正围着看孔雀开屏，眼镜蛇打着黑阳伞，领一

帮狗腿子找来了。他撇着嘴对我说：‘嗯，穷小子还配养什么孔雀！快把孔雀交出来，土司老爷有急用。’原来那两天风声紧，土司在城里吓得瘫在床上，要用孔雀胆做药救命。

“眼镜蛇嚷了一阵，见大家都铁着脸，粗壮的胳膊搭在胸前，用身体护住孔雀，谁也不理他，就回头吆喝狗腿子：‘废物，还不快把孔雀给我抢过来。’

“狗腿子刚要动手，我霍地抡起锄头：‘今天谁敢动孔雀一下，我就和他拼了！’‘对，和他拼！’穷乡亲们呼啦一下围上来，跟狗腿子们扭成一团。

“混乱当中，我撂倒两个狗腿子，回过身猛然发现，眼镜蛇躲在人群外，掏出手枪瞄准了小孔雀，要下毒手！当时，我手里正拿着一把锄头呢，我看准了那把手枪，用力砸过去，正好打在眼镜蛇的枪口上，‘砰’的一声，子弹‘噗’地钻进土里。孔雀一惊，扑打着翅膀，飞出人群，向着高高的孟腊山飞去了。

“孔雀越飞越远，眼镜蛇气得红了眼，一把火点着了破竹楼，把枪口对准了我的胸膛……”

听爷爷讲到这儿，岩拉“噌”地站起来，紧紧攥住腰里的尖竹标，使劲咬住嘴唇，两眼闪着仇恨的光芒。爷爷抬眼望望葱茏的孟腊山，接着说道：

“正在这紧急关头，朝阳照亮的孟腊山顶上，突

然冲下一队人马，最前头是一面鲜艳的红旗，好像是孔雀头顶飘动的翎羽；队伍披着金色的阳光，衬着翠绿的山坡，就象一只孔雀铺开的彩屏。眼镜蛇和狗腿子们一看见这支人马，好象丢了魂的兔子，拔腿就逃。队伍冲进寨子，捉住眼镜蛇，扑灭了大火，解救了乡亲们。当时，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，一把抱住了他们，摸着他们头上的红五星，也不知怎么的，问了这么一句话：‘你们是从太阳身边飞来的金孔雀吗？’他们笑了：‘我们是人民子弟兵，是红太阳毛主席派来为天下受苦人打江山的！’

“从此，红太阳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给我们傩家带来了幸福，这金孔雀的歌，唱的就是亲人解放军啊！”

爷爷的话留在孩子们心里，象雨露落在池塘里，再也流不走了。三个红小兵商量了一阵，一起说：“爷爷，我们要把小孔雀养大，等到……”下面的话，是小胖趴在爷爷耳边小声说的，他说的是什麼，现在还不能告诉大家，因为岩坎爷爷当下就和孩子们击掌三声，答应一定保守秘密。

三

大青树抖掉了老叶，披上嫩绿的新芽。

青亮亮的芒果挂上枝头，寨子里飘满甜香。

小孔雀一天天长大，个子比它们的鸡妈妈还高。鸡窝里住不下了，岩拉砍来光亮的金竹，用最细的竹篾给小孔雀编了个精致的小房子。春天来了，两只小孔雀又换上一身翠绿的羽毛，长出了美丽的尾羽，衬着十里飘香的缅桂花，出落得更漂亮了。

日子过得飞快。转眼，傣家一年一度的泼水节就要到了。真是双喜临门啊，过节那天，电站就要送电了！这天上工前，寨子前面的大青树下，又热闹起来，全寨男女老少正热烈地讨论着过节慰问解放军的事情呢！

老大妈们已经酿好了最香最甜的糯米酒；小伙子们要送试验田里新结的大金瓜；姑娘们腼腆地拿出一个个金丝银线织绣的筒帕，上面绣着天安门，连着边疆的山水呢；最后，大家的目光都落在岩坎爷爷身上，他是寨子里年纪最大的老人，人们都想听听他的意见。

岩坎爷爷站起来，扫了一眼坐在阴暗角落里的眼镜蛇，语意深长地说：“有人讲，解放军帮咱修电站，惹恼了山神，要有灾难。今天，让他睁开眼看看吧！明镜一样的水库出现在山顶，宝石似的电灯挂上了竹楼，傣家的日子，象倒吃的甘蔗，一节更比一